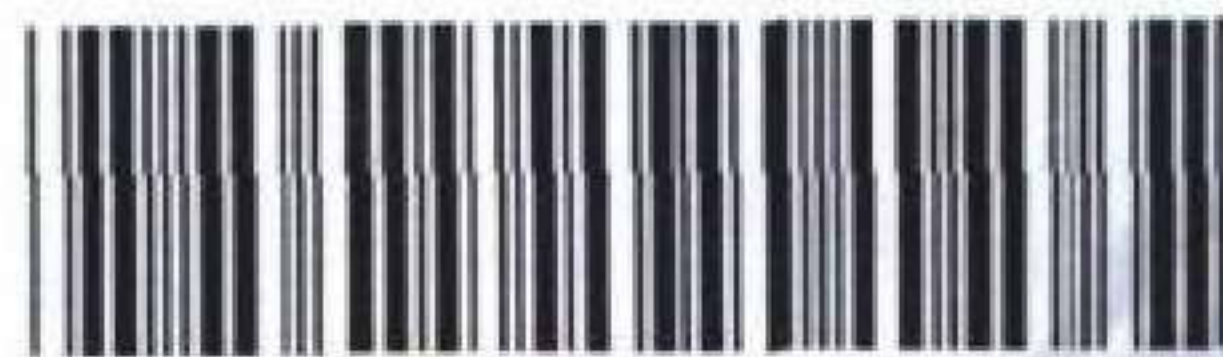


I247.7

20



\* T 0 1 9 5 6 3 \*

中国现代乡土·乡风·乡情小说精品

# 野火

顾问 刘绍棠 冯健男 许怀中



主编 贾玉民 纪桂平  
中原农民出版社

# 编辑说明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还是以农民为人口主体的农业社会。中国现代作家的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儿女。他们写自己的乡邦，写辛勤耕耘的乡村父老的“乡土文学”——其中主要又是小说——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盛事。乡土文学不仅是农村变革的历史记录，亿万读者获得美感的源泉，也是研究中国传统风俗的宝库。

因此，多年来，研究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著作陆续出版。然而，遗憾的是，比较完备的乡土小说集子却未出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使读者套书在手，数十年间乡土小说精华尽揽眼底，我们编纂了这套书。

关于本套书的体例，作几点说明：

一、本世纪初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尚未出现，因此，本书所选范围自“五四”时期至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限于篇幅并顾及读者购买与阅读的便利，所选作品除《阿Q正传》、《李有才板话》、《声价》等少数中篇外，均为短篇小说。

二、这套书所选作品，主要依据对其思想艺术水平的综合

考察，参考其问世以来在读者与学术界的反映情况。有的作家毕生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如赵树理、孙犁等，其作品又几乎全属“精品”，我们只好选其最有代表性的几篇。

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各种严肃选集的通例，这套书所选作品一般都保持初发表时的原貌。比如，在20~40年代，“的”、“地”、“得”三个助词的使用在有的作品中并不十分严格（像《阿Q正传》中写阿Q“便手舞足蹈的说”，“细细的排起来”等）；有的还在表示所属关系时使用助词“底”（像《罗大斗底一生》中写罗大斗“是在父亲底娇纵，和母亲底恶毒的鞭笞、咒骂下面长大的”）；有的作家常使用“伊”字代“她”（像《烛焰》中写：“伊是伊的父母惟一的女儿，伊没有姊妹，伊没有兄弟……”）；有的作品“吧”“罢”、“作”“做”、“蛮”“满”、“么”“末”“嘛”“吗”、“啊”“阿”“呵”、“甚”“什”、“顽”“玩”等用法不分；有的句法、标点用法也不符合今天的规范，但为了保留其历史本来面貌，我们一般都未加改动。

四、除鲁迅的作品之外，我们对入选作品也据不同版本作了必要的校订。有的作者生前对作品已有修改，而且更加完美的，则采用了其修改本。对繁体字、异体字，一般均改为规范的简化字和通用字；凡属明显的错、别字，或缺字、赘字、颠倒等文字与标点的讹误，则予以订正。比如当时许多作者“混”“浑”、“那”“哪”、“愣”“楞”、“到”“倒”不分，有的自造“喽”“ ”等字，我们都予以改过，以方便读者阅读。

五、该套书依照作品内容，分类编为7册。每册中又据作品内容方面最突出的特征，分为若干组。每组加一标目，以更醒目；每组中作品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当然，每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往往是多方面的，各册之间、每册的各组之间的内容

往往是互相交叉的，现在的分册、分组和对每组作品所加的标目，因此很难十分准确（有的顾问也曾提出过建议），作为一种尝试，有待今后修订。

六、为了便于广大青少年读者了解小说的历史背景，更好地理解其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在每篇作品后均附一简短的“提示”，对作者与作品作一介绍。每册后附一“后记”，对该册内容加以综合性概括、说明。为使这套书7册可分可合，所以凡一个作家在每册第一次出现时，都在该作品的阅读“提示”中予以介绍。各册对同一作家的介绍则保持一致。

七、“乡土小说”作者多、作品多，我们在编选中虽力求全面、公正，但由于每册篇幅所限，或为了兼顾各历史阶段、各位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均有作品入选，也许使有的优秀之作未能选入；“提示”和“后记”由多人分工撰写，水平和风格难免参差不齐，这些也请读者谅解。

这套书的编纂工作始终得到了一些作家、专家的支持、指导，得到了出版社领导和三位责任编辑的重视与支持，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贾玉民 纪桂平

1996年5月5日

# 序

刘绍棠

文学史家考证，1926年张定璜评论鲁迅先生的创作，称之为乡土小说，于是创立了“乡土文学”这个名词。屈指算来，到现在已经70年了。

但是，我认为乡土文学的确定，还是从鲁迅先生1935年3月2日写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算起。

鲁迅先生在这篇序言中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看王鲁彦的一部分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者。”

于是，独具一格的乡土文学，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流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虽然，鲁迅先生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特点并没有进行规定性的论述，但是通过他对蹇先艾和裴文中的具体作品的概括，也透露出他对乡土文学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以及乡土文学作者的胸臆的明确观点。鲁迅先生概括蹇先艾的《水葬》是“展示

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对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裴文中的《戎马声中》是“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他们的作品，又都“隐现着乡愁”。因此，鲁迅先生已将乡土文学的特点勾勒了初步的轮廓。

结合鲁迅先生致陈烟桥的信中所阐述的论点，可以说鲁迅先生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性，为乡土文学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鲁迅先生不仅为中国乡土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早已是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开拓者。

他的小说《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离婚》和《祝福》，不但写的是绍兴地方的农民生活，而且写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绍兴农村的风土人情，是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不朽丰碑。

时代影响作家，生活支配创作。战乱的岁月，动荡的生活，作家们或投身战斗，或辗转流徙；创作是战斗的武器，至少是不平则鸣的呼叫。因而1949年以前，直到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更注重于革命内容和政治需要，对于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则顾不过来或作为陪衬。然而，写出传世之作的作家，浓郁的地方色彩又是他们的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乡土文学这一支中国文学的水脉，好像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中变成了一股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潜流。

事实上，潜流状态的乡土文学被注入了革命的血脉，加强着艺术的魅力。我们回顾这数十年间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否承认自己是乡土文学作家，甚至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归类于乡土文学范畴，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家的作

品充实和丰富了乡土文学。其中，尽管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革命性不足，在当时曾经遭到非议，但这些作品的高度艺术性，仍然是我们今天发展和繁荣乡土文学创作所应当借鉴和继承的艺术财富。

1979年以来，极“左”的文艺政策逐步得到纠正，被压抑的文学创作生产力得到解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方针，不仅应该指导经济建设，也同样应该指导文学建设。适逢其时，我才站出来呼唤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并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宣传活动，为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抛砖引玉。

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创始人，我不过是乡土文学的后来者。

“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这是我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

满怀感恩戴德的孝敬之心，为我的粗手大脚的乡亲父老画像，以激情的热爱灌注笔端，描写我的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那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为家乡的后辈儿孙留下艺术化的历史写照，同时也使外地人，甚至外国人，通过我的小说，了解我的家乡，喜爱我的乡土，这便是我今生文学创作活动的最大野心，也是我实践鲁迅先生上述创作思想的志愿。

乡土文学不能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它要继承和守真，更要发展和革新。我不断对自己的乡土文学小说提出新的要求：城乡结合，今昔交叉，自然成趣，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开采要广，开掘要深，并且从民俗学和社会学中汲取营养。

乡土文学创作，很难一炮打响，一举成名，这就要耐得寂

寞，不可急功近利。应该充满自信，矢志不渝，而又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乡土文学创作要求作家深深扎根泥土，与农民在思想感情上血肉相连，关心农村社会的动态和参加农村社会的变革。乡土文学创作必须学习、掌握和运用生动、活泼、形象、含蓄、优美的农民口语，也要求作家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借鉴、吸收、溶化外国文学之精华。乡土文学更需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对乡土文学抱有偏见的人，由于浅薄无知，武断专横地认为，乡土文学是保守封闭的小农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学创作上的反映，进入21世纪，必然走向衰落消亡，为时尚新潮的作品所淘汰和取替。有些故步自封的乡土文学作家，守旧排外而不知推陈出新，不敢吃“羊肉”变人肉，不愿吃“羊肉”变人肉，不会吃“羊肉”变人肉，营养不良便要枯萎凋谢。

乡土文学不能画地为牢。必须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是在宏观照应下所进行的微观艺术创作。我所主张和努力的乡土文学，乃是纳百川于大海，大而化之的乡土文学。

此即大乡土文学观。

只有在大乡土文学观主导下写出的乡土文学作品，才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1934年4月19日致陈烟桥的信）这永远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灵魂和指针。

中原农民出版社几年来坚持出版乡土文学书籍，现在又要出版由贾玉民、纪桂平二同志主编的《乡土·乡风·乡情小说精品》。这套书全面展示了“五四”后30年乡土小说的精华，并

且分类成册，每篇后附有简明扼要的“提示”，以便于读者鉴赏，我认为对于发扬鲁迅先生开创的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繁荣当今文学创作，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预祝这套书的成功，并且希望将来有“续编”出版。

1996年3月

#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序言.....	刘绍棠 (1)

## 地火奔突

沉自己的船.....	高世华 (1)
复仇.....	黎锦明 (9)
散荒.....	林淡秋 (19)
四月的苜蓿风.....	莎 寨 (34)
王兴发夫妇.....	路 翎 (47)

## 燎原星火

村中的早晨 .....	戴平万 (68)
月夜.....	巴 金 (82)
王伯伯.....	叶 紫 (92)
集成四公.....	蒋牧良 (120)

## 激怒的朔风

咆哮的许家屯.....	艾 芜 (137)
浑河的急流.....	端木蕻良 (162)

三老爷.....	魏金枝 (189)
乌兰不浪的夜祭.....	碧野 (199)
旷野的呼喊.....	萧红 (242)

## 燃烧的土地

“差半车麦秸”.....	姚雪垠 (270)
受难者.....	艾芜 (285)
风陵渡.....	端木蕻良 (304)
荷花淀.....	孙犁 (323)

## 暴风骤雨

李有才板话.....	赵树理 (332)
嘱咐.....	孙犁 (377)
红契.....	束为 (388)
明暗约.....	康濯 (399)
后记.....	纪桂平 (411)

· 地火奔突 ·

## 沉自己的船

高世华

几月来秋儿居然少笑容了！因为他一心一意想水手们抱他到大城里去看戏，买果子，现在可办不到了！北洋兵打人，他是不怕的；他听水手们说过，他的爸爸，就像北洋兵，他想到：“北洋兵也是人，——像爸爸那样的人——打人也不过像爸爸一样么？爸爸的打是挨过的，我哭，他还会给我果子呢！”但是北洋兵偷小孩，他是害怕的，怕离开了他亲爱的爸爸、妈妈，和那些好玩的水手们，以及常抱他到大城去的余哥。

在太阳衔山的时候，江上的微风习习，红霞的余光，斜映在半清半浑的波里；水手们一个个赤条条的在水里游泳，秋儿站在尾仓靠着船壁，不住的叫道：“给我摸鱼哟！”水手们想使少船主喜欢，齐齐答应：“摸鱼吗！秋哥儿，我们在摸咧！”烧火的阿二，——是最开玩笑的——悄悄浮到余哥后面，忽然一下，把他抱着，“秋哥儿，我给你摸着一只大鱼！”众人都笑了。余哥不住的用手向后面拍，雪白的水花，溅满了阿二一脑袋。一会儿全体都加入了这场水战。只听着淅淅的水声，见着白银似的水光，全体的人，都被遮着。秋儿也嘻嘻的，露出了几月前的笑声。

有一天，听说北洋兵把大城的船封完了，快退了。秋儿的妈妈，微笑的说道：“阿弥陀佛，好了！”

“怎么好了？”秋儿的爸爸，含着旱烟管，疑问式的说。

“他们要走了，想来不至于再作孽了！”

“说不定，兵就是匪，打了败仗更厉害，受了匪害，还可以告状出气，遭兵害了，话都不敢说。况且他们语言不通，情性不合，习惯不同，常常以打人杀人示威；他又不是乡土中的人，他要是退走，更无所顾忌，你以后又找不着他，我最耽心是他们下乡来封船，他扎在上流，甚么地方我们也躲不了，恐怕又难免……咳……”

“你太多虑了，我们离城多么远呢？这个地方多僻静呢？难道我们的命运那么坏？只要他真退得一个不留，就再打一次苦差也算好！”

他不置可否的静默着，只吸他的旱烟，两眼不转的，望着自己口里呼出一缕一缕的青烟。

这个消息满船人都知道了。个个都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不过他们的损失，至多不过一个生命，反正有船主供给口食，肚子是不怕饿的，所以他们怕的成分，比船主要少几分。

过了几天，船主的恐怖，竟至实现了。几个背着杀人利器的北洋大汉，拿着一张封条，来找船主。船主在尾仓听见北洋兵的吼声，不觉望着他的妻子发怔。她失望的说道：“真的吗？又来了吗？”

他本来不愿出去，但是又不敢不出去。前次出去迟了一步，吃了几个耳光，还打烂几块船板，幸得是来的只有一位丘八。他受过一次教训，所以这次急忙出去很谦恭的说道：“请示，老总们要哪天开船？我好预备。”

“你船上载有货吗？”一个丘八说。

“不多，有几百桶桐油。”他很谦和的说。

“全抛下河里去，咱们今晚就开船！”另一位恶狠狠的说。

他听说把桐油抛下河去，不觉失惊的说道：“老总，这是客货，不说我们不敢抛；这么大的船，要是莫有底载，船身是晃的，我且不能张风。开船的期，请改在早晨的好；夜里行船，我们不敢，沿江的石滩太多！就是轮船，也不敢夜行！”

“放屁，我们长官的命令，不要载有货的船，有了货不轻不快；你是不是想船走慢些，后面的敌人，好赶上我们？甚么夜里不敢开船，我们在宜昌，不是开夜船吗！”一个大汉用枪作势的向他说。

“老总，宜昌一带，水性不同，河里又没有石头，只要入了彝陵峡，就不敢走夜船了。老总，你们不懂水性，船碰坏了，大家性命要紧。”船主很恳切的说。

“混蛋，你欺负咱们，说咱们不懂水性吗？”话还没有说完，拳足早到了。铁筒的枪身，也尝了船主的血味。一船水手，全跑来向老总们跪着求情，答应抛油下水，又答应开夜船，他们方才停了打人的工作。

秋儿的妈妈，在尾仓里听着，只是眼泪像珠儿不断的落，又不敢出声，恐怕老总们知道了，她的面庞儿虽生得不算好，还不致像那六七十岁以后的鬼脸。上次船被封的晚上，悄悄的用菜划子送她同秋儿到对岸去了。

秋儿不知道甚么，只听得前仓的一些复杂的声音；可是他那天真的心灵里，还不懂人类的残忍，万猜不出是爸爸无辜的挨打；不过瞧着妈妈在隐泣，他的眼泪，也自然而然的流出来了。他的小嘴动了又动，快要出声，被他妈妈的手，轻轻一拍，细声的说道：“不要哭，外面是北洋兵！”他也就不敢哭了。

不多时候，两个水手把他的爸爸扶进来了。脑袋上伤了两处；他的空手，当然抵不住武器，但是武器来时，又免不了去挡它一下，所以手上也受了很重的伤。鲜红色的血，热腾腾的从颤动的肉里流出，使秋儿活泼泼的心，收缩得不能再收缩了，忙把莹莹的眼睛闭着，倒入妈妈的怀中，他妈妈的珠泪儿，一点点滴入他的发里。

她觉得有许多的话，堆上心房来了；可是一句也说不出。他躺了半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暖哟”。这一声才惊醒了她的呆态，用一些棉花与布，将他的伤痕裹好。

他们本想商量一个好办法，可是不知道从甚么地方说起，相守了一个钟头，还依然呆坐着；仿佛甚么事体，不管也过得的。后来一个水手跑进来说：“他们报告官长去了，只留了一个在船上。秋儿们要走，这就是时候了，要不然，三四个钟头以后就难走了。”他俩听着这话，也是着急。她恳求的说道：“天哟！怎么办哟！”他向水手说：“小余，我们的心乱了，请你给我们定个主意罢！”小余蹬足说道：“有甚么主意呢！他们快走的好，他们走了，少了两个累赘，以后我们再想办法罢！”小余能再想甚么办法呢？他不过这么说，可以把秋儿俩早送走，也少两个受危险的。

“我们驾船的人，上了岸，到哪里去呢，怎么能够生活呢？况且她是一个妇人，还带一个小孩！”

“没有法，只得上岸去，总比在船上受他们的辱，并且生命难保的好！”小余一面说，一面催她收拾东西。她的心碎了。她怕丈夫还要受苦，又怕伤痕难好，又怕后会无期，以及财产，自己以后的生活，无一件不可怕。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仓里被凌乱的东西搁满了；但是她那普通穿的几件衣服，也没有收拾得清楚，她向她的丈夫哽咽的说道：“我走了，

谁看护你呢？你的伤须得医治哟！”他正低着头在看自己胸前动脉的跳跃，仿佛他心里面许多事件，都涌在跳跃的地方来了，一件件不住的在那里旋转。他想这一次打差，一定是直到宜昌，到宜昌一个钱没有！怎么办呢？船卖了吗？卖不起价；并且丘八不是顾惜人家的东西的。他们仿佛能损害他人，便是表示勇敢一样；虽是打仗的时候比鼠子还弱，可是在平时比老虎还恶。常常喝醉了，拔刀起舞，无论是桅，是篷，是壁，他毫不关心的乱砍，船坏了更卖不出。并且许多水手伙夫，还得供给口粮，几千里外，人地两疏，能向谁祈怜呢？何况宜昌也是一个多兵的地方，宜昌的人，也免不了像我一样，哪有能力来救我们呢？想来想去，怕到宜昌后，就没有转乡土之望了！况且北洋大汉残忍极了，万一他途中遇着匪，或是他们有不高兴的时候，遭不遭惨杀，也说不定；还怕五脏免不了作他们的下酒菜吗？哎！弄兵的只晓得弄兵，他们全不想他们随便下一个命令，便要演出许多惨剧，他们只知道为个人争地盘，盗政权；哪晓得他们的地盘、政权，是许多人的血肉，许多人的眼泪堆积起来的哟！当兵的只知道自己有枪，便可欺负人，全不想自己的责任，一个月得几块钱，便去为一般魔鬼卖命！他的神经失次了，他妻子同他说的话，全然未听着；只眼睁睁的望着秋儿。见着她上了划子，小余再来抱秋儿，他才流下泪来，忽然怪声叫道：“到哪里去？岸上吃甚么！……”他若断若续说道：“也好，秋儿还可卖几个钱……”他发狂似的大叫，紧紧的抱着秋儿咬了一口，“秋儿，你另去找一个有饭吃的爸爸，你长大了去当匪，当匪才可以免兵祸……”他昏迷了，倒在仓上。伤痕上的血，流得更多了。秋儿被咬一口，本来在哭，忽然看见他的爸爸倒了，反吓得不敢哭。他的妻子，想再上大船，被水手们挡着，急把秋儿抱过划子，便向对岸开去。差不

多快到扬子江的中心，还隐约听得着秋儿母亲的哭声，与流水相和得不分明。

黄昏时候，北洋兵的官长来了——几位黑胖的汉子——带了几位娼妓式的女子，上船便嚷，总说不好，有时说家俱不好，有时又说水手坏，船主傻，嚷骂不绝，直到天黑尽了，他们吃饭，方住了声。船主想到，他们败退的时候，强迫坐他人的船，又不给钱，还有这样的恶，又恨又气；想到他的妻子同秋儿，不知道上岸去又怎样办。想到自己的危险——不能生还——又觉得伤心。

日光落尽了，月儿还莫有起来，船在中流，清风徐来，遥望两岸的树阴山影，黑森森往后奔去，不见一点灯火。这种景致，向来是看惯了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四围的寂静，愈增了船主的凄凉。

月儿上升了，丘八们的晚餐毕了，摇橹的水手们也疲倦了，把棹横在桨上，坐着憩息；可是军官们不高兴，立刻骂起来了。说他们懒惰，要是明天拉着伕，有了替代的，把这些懒人都拿来枪毙。以绝对服从自诩的丘八们，就打起来了！烧火的阿二，几乎被推下水去。

月儿升高了，满江照得如雪似的；水的吼声，渐渐大了，远望一段石梁，亘在前面。小余回头向后叫道：“小心些呵！石滩来了。”阿二带着伤躺在大仓里赌气的说道：“关你什么事，怕甚么？又不是你一个人！”

船主听见阿二的话，把愁苦的心房惊动了！想道到宜昌还有十几日，两岸遍地是匪，要受多少危险呢？就不遇匪，在这些残忍的丘八势力之下，也难得活命，并且旧有的伤痕，也没有地方医治，就幸而得活命，到了宜昌，他们不给钱，也得饿死；与其流死异乡，不若与他们同归于尽！他这样一想，不觉